

- [6] 清·张玉书.康熙字典.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16
- [7] 清·钱绎.方言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3
- [8] 明·张自烈,编.正字通·上.清·廖文英,补.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232
- [9] 黄金贵,曾昭聪.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291
- [10]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329
- [11] 梁·顾野王.宋本玉篇.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 [12] 明·张自烈,编.正字通·下.清·廖文英,补.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787
- [13] 唐·释慧琳.辽·释希麟,撰.正续一切经音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43
- [14] 晋·郭璞,注.尔雅.王世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7
- [15] 清·王筠.说文句读.第1册.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302
- [16] 汉·许慎.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17] 余云岫.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61-62
- [18] 汉·王充.张宗祥,校注.论衡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7
- [19] 胡厚宣.殷人疾病考//《民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5
- [20]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 [21] 高大伦.张家山汉简《脉书》校释.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74
- [22] 中医出版中心.黄帝内经素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 [23] 汉·华佗.华氏中藏经3卷.清·孙星衍,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42
- [24] 南北朝·陈延之.小品方.高文铸,辑校注释.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9
- [25] 宋·陈言(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8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230
- [26] 金·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2
- [27] 明·沈之问,辑.解围元藪.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31
- [28] 明·龚信,纂辑.古今医鉴.达美君,王荣根,周金根,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40
- [29] 明·孙志宏.简明医彙.余瀛鳌,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196
- [30] 明·薛铠.保婴撮要.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531

(收稿日期:2022年8月16日)

• 研究报告 •

《黄帝内经》针刺前施术准备思想探究

李旭豪¹, 李金玲¹, 杨继国¹, 刘源香²(¹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济南 250355; ²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 济南 250014)

摘要:《黄帝内经》不仅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构建毫针刺法基本体系及针刺安全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对现代针刺临床和针刺教育具有重要影响。《黄帝内经》中不仅详细记述了各类针具、针法及具体操作,也围绕针刺施术前准备,从环境、医者、患者及四时层面进行了论述。而做好针刺施术前的相关准备有利于提高针刺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文章梳理了《黄帝内经》中关于针刺施术前的准备事项,对相关理论加以分析,以期为做好针刺前施术准备,减少针刺意外,提高针刺临床施术规范性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黄帝内经》; 针刺前施术准备; 针刺前准备; 针刺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of preparation before acupuncture in *Huangdi Neijing*LI Xuhao¹, LI Jinling¹, YANG Jiguo¹, LIU Yuanxiang²(¹School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China;²Department of Encephalopath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Huangdi Neijing* not only paved th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cupuncture in later generations,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system of millimetre acupunc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基金资助: 齐鲁医派中医学学术流派传承项目(No.鲁卫函〔2020〕132号)

通信作者: 刘源香,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6369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 邮编: 250014, 电话: 0531-89626011

E-mail: L941025@126.com

acupuncture safety,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modern acupuncture clinics and acupuncture education. *Huangdi Neijing* not only describes in detail various types of needles, needle methods and specific operations, but also focuses on the preparation for acupuncture, from the environment, *Huangdi Neijing* not only describes in detail various types of needles and their specific operations, but also focuses on the preparation for acupuncture, from the environment, the doctor, the patient and the four seasons. Preparation for acupuncture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preparation for acupuncture in *Huangdi Neijing* and analyses the related theori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good preparation for acupuncture, reducing acupuncture accidents and improving the standard of clinical acupuncture.

Keywords: *Huangdi Neijing*; Operation preparation before acupuncture; Preparation before acupuncture; Acupuncture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不仅为后世针灸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构建毫针刺法基本体系及针刺安全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对现代针刺临床和针刺教育具有重要影响^[1]。针刺施术前的准备工作影响着针刺疗效与安全,做好针刺施术前的相关准备有利于提高针刺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内经》围绕针刺前施术准备,从施术环境、施术者精神、针刺技能、诊察手段、针刺手法及患者体质、情志、针刺所处季节、时令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可见古时医家就强调医者在针刺施术前做好相关准备的重要性,这在现代针灸临床诊疗中,亦应予以重视,故梳理、归纳《内经》中针刺施术前的准备事项,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对《内经》中针刺前施术准备的相关理论进行整理与分析,以期为做好针刺前施术准备,减少针刺意外,提高针刺临床施术规范性,提供理论参考。

之于环境

1. 施术环境须安静密闭 《内经》强调针刺施术环境须安静密闭。《灵枢·终始》云:“深居静处……闭户塞牖”,要求诊治前“勿闻人声”,又如《素问·移精变气论》云:“闭户塞牖……数问其情,以知其意”,要求医者在安静的诊疗环境中询问患者病情,建立相互信任,医者脉诊时也需要环境保持安静。只有环境安静,患者才能放松身心,缓解紧张情绪,将病因悉数告知,这有助医者全面诊疗病情并保护患者隐私。

2. 施术环境须温暖舒适 《内经》基于古时取暖不便的时代背景,有“天寒无刺”的观点^[2],天气寒冷时不能针刺。王冰注曰:“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天寒无刺,天温无凝”^{[3]61-62}。尽管“天寒无刺”这一观点在今临床不完全适用,但细揣其义为强调针刺施术环境要保持温度,患者去衣,肌肤外露,当避风保暖,无受风寒。

之于医者

1. 医者要德行高尚 《内经》强调行医者要医德高尚。只有富有仁爱之心者才能被授以医道,《灵枢·官能》云:“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灵枢·玉版论要》云:“无工之医胡乱用针,其如刀剑之可以杀人”。要求医者必须勤学博采,深得针道,尔后才可以用针。《素问·宝命全形论》认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要求医者珍视生命,有敬畏与关爱之心^[4],以珍爱患者生命为重。强调医德,弘扬大医精诚的精神,这一点在今仍极具时代内涵^[5]。

2. 刺前要聚神专心 《内经》要求医者在施术前要“治神”,王冰注曰:“治神者,专精其心,不妄动乱也”^{[3]60}。所谓“治神者”,神定而气随,医者应心无旁骛。《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后乃存针”。《素问·宝命全形论》中提及医者针前要“持针握虎,若临深渊”,聚神宁心,神定后乃可持针而刺。

3. 进针要技艺精湛 《内经》中对医者持针进针操作也有所诠释,《灵枢·九针十二原》云:“持针之道,坚者为宝……审视血脉者,刺之无殆”。要求医者持针坚定,握紧针柄,垂直直刺,下针有力,控制误差可在分毫之间。《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伏如横弩,起如发机”。要求医者进针快速,瞬间刺破皮肤,如叩扳弩机,发之迅速。《素问·疏五过论》指出医者“受术不通,人事不明”会造成五种过失,以此告诫医者要勤学苦练,提升医术,减少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的意外。

4. 刺前要注重审查

4.1 刺前必先诊脉 《内经》中极为重视脉诊,强调医者刺前必先审脉,《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凡将用针,必先诊脉”。刺前脉诊已成为《灵枢》中提挈纲领之法^[6]。医者需根据患者脉象的急、缓、大、滑、涩、小确定刺法和治疗原则,《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急脉主寒,宜深刺久留针;缓脉主热,宜浅刺快出针以清其热”。诊脉有助于判断刺前禁忌,对提高针刺临床疗效,减少针刺意外具有重要意义^[7]。后世医家以脉象指导针刺的治疗原则也大多由此而来。

4.2 刺前须辨标本虚实 《内经》极为强调辨标本虚实的重要性,《灵枢·卫气》曰:“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灵枢·刺节真邪》述:“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虚实……乃后取之而下之”。《灵枢·经脉》云:“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辨标本,分虚实是针刺施术前确定施术手段和治疗原则的重要手段,也是区分机体邪正盛衰的重要前提^[8]。这丰富了经络理论,指导医者临证选穴并确定治法治则,不犯虚实真假之错,不生失治误治之过。

4.3 刺前须别气血阴阳 《内经》中亦强调刺前审查气血阴阳的重要性。要求医者刺前必“察观气血阴阳”,以气血阴阳辨知病人精神魂魄、五脏虚实,气之逆顺,诸般皆明,方可下针。《灵枢·官能》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出入之合,谋伐有过”。

4.4 刺前须明经脉血络盛衰 《灵枢·经脉》曰：“经脉者，所以能决生死，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凡刺之理，经脉为始……内次五脏，外别六腑”。通过经络望诊，可观察病位及血络不通之处。《素问·离合真邪论》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医者通过切诊的循、按、扪、推等手法判断经脉盛衰，局部有无血肿、硬结，可以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4.5 刺前须知病位深浅 《灵枢·九针十二原》载：“夫气之在脉也……清气在下。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甚”。病有深浅，刺亦应有深浅之分。《内经》将针刺的深浅程度按照皮肤、血脉、肌肉、经筋、骨骼的层次进行划分，根据病位深浅决定针刺深浅。同时要求针刺治病直对病所，力求不对病所之外的其他部位造成损伤，如《素问·刺齐论》载：“刺骨无伤筋，刺筋无伤肉，刺肉无伤脉，刺脉无伤皮，刺皮无伤肉”。

4.6 刺前须察寒热 《内经》也将审查寒热作为确定针刺治疗的原则。《灵枢·官能》曰：“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灵枢·寒热病》曰：“皮寒热者……取三阳之络……骨寒热者……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素问·水热穴论》提出了针刺治疗热病可以选用的五十九俞，可见通过审查寒热可以指导医者在刺前对针具、主配穴和治法进行选择^[9]。

5. 选择合适针具 在刺前审查的基础上，选择适宜的针具是《内经》对医者提出的另一要求。《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九针之名，各不同形……各任其所，为刺之要”。《内经》首先对各类针具的形制和用途进行了描述，《灵枢·九针十二原》云：“一曰鑱针，长一寸六分……九针毕矣”。《灵枢·官针》载：“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鑱针……病痹气暴发者取员利针”。可见，选择合适的针具是针刺取得良好疗效的前提^[10]。《灵枢·刺节真邪》中对“痛、大、小、热、寒”5类疾病的针具选择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11]。

《内经》首先强调医者要富有仁心，医德高尚。注重持针、进针等基本技能的训练，刺前要有态度严肃，精神集中。其次强调刺前诊察，要求医者别气血阴阳，辨标本虚实，审查寒热，明辨经脉，并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选择适宜针具。可见，《内经》从医德、医术、调神、诊察等多个方面强调了做好针刺前准备的重要性，这一点之于现代针刺临床和教育，在提升医者医德医术、减少针刺意外和医疗纠纷方面仍极富指导意义。

之于患者

1. 刺前须关注患者状态 《内经》中强调观察患者刺前形体和精神状态。《灵枢·终始》载：“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气”。书中从情志、虚劳、饥饿、饱腹、惊恐及醉酒等对医者是否进行下一步针刺做出了警示。《素问·刺禁论》云：“无刺大醉，令人气乱……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患者血运区别于常态，身体状态不稳，脉乱气散，故而禁刺。《灵枢·终始》载：“新内勿

刺”“新怒勿刺”“新劳勿刺”“已醉勿刺”“已饱勿刺”“已饥勿刺”“已渴勿刺”。《灵枢·终始》载：“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如食顷，乃刺之”。若遇患者大惊大恐，乘车劳顿来针刺的情况，让患者休息片刻，待患者神定气闲后方可针刺。现代针刺临床常见的晕针现象与患者针前异常状态密切相关，故而审查患者刺前状态是保证针刺疗效和针刺安全的重要前提。

2. 刺前须审察个体差异 《内经》中指出医者应根据患者的年龄、体质、高矮、胖瘦等因素具体决定针刺的深浅和手法，即“因人而异”。《灵枢·逆顺肥瘦》云：“年质壮大……深而留之”“瘦人者……浅而疾之”。《内经》还结合时代背景依据患者身份地位决定针刺深浅，如《灵枢·根结》曰：“刺布衣者，深以留之”。这种因人而异的指导思想，在当今临床诊疗中仍极富启发性^[12]。

3. 刺前须规范体位 选择合适的体位是便于医者规范取穴，患者舒适诊疗的前提^[13]。《内经》对此有明确要求，某些穴位只有在特定的体位或姿势下才能正常取穴和针刺。《灵枢·本输》云：“曲泉……屈膝而得之”。《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载：“取之三里者，低跗……取诸外经者，掄伸而从之”。医者在刺前指导患者规范体位可便揣穴定穴和针刺。

4. 刺前须揣穴定穴 患者在指导下规范体位，医者方可揣穴定穴，《内经》中强调刺前揣穴定穴的重要性，《灵枢·背俞》曰：“岐伯曰：胸中大膺在杼骨之端，肺俞在三椎之傍……则欲得而验之，按其处，应在中而痛解，乃其膺也”。《灵枢·五邪》载：“邪在肺……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用手按压穴位局部疼痛或舒畅感，提示此处即为病变反映在体表的敏感点^[14]。《内经》提出了按原以往取穴方法局部感觉不明显的处理方法，《灵枢·杂病》载：“心痛……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在原穴位四周细揣即可找到正确位点。《灵枢·经水》曰：“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对局部审、切、循、扪、按、检不仅可以探查经脉盛衰，也可揣穴定位，探明反应点，指导针刺进针。

少数医者易忽略对患者刺前状态的审查，也未对患者体位进行规范，导致晕针、滞针的意外情况时有发生。《内经》强调在刺前对患者审查，判断其状态，规范其体位，揣穴定穴，可以提高疗效，对减少针刺意外也极具意义。

之于时间

1. 随天干地支而刺 《内经》根据天干地支组合变化，针刺部位也有所不同^[15]。《灵枢·五禁》载：“甲乙日自乘，无刺头，无发矇于耳内……壬癸日自乘，无刺足胫”。发矇、振埃及去爪属于5种刺法，分别对应治疗六腑病变、表浅病变及四肢关节络脉病变。气在人体各部运行随时而变，如天干运行到甲、乙日，人体之气运行至顶部，对应头部，故而《内经》提出“甲乙日无刺头”的观点，余理同前。

2. 随月相变化而刺 《内经》认为针刺与月相也存在关联^[16], 新月(上弦月)时不用泻法, 月满(满月)时不用补法, 月晦(下弦月)时不可针刺。《素问·八正神明论》曰:“月生无泻, 月满无补, 月廓空无治, 是谓得时而调之”。根据月相变化用针次数也有差异, 王冰注曰:“月生一日一瘡……十六日十四瘡”。即从新月生开始, 刺一针, 逐日增一针, 至月满时刺十五针, 尔后日减一针, 直至月晦时不针。

3. 随月份变化而刺 《灵枢·阴阳系日月》云:“故足之十二经脉, 以应十二月”。《内经》中以下肢足十二经脉对应十二月份, 确立了相应的禁刺原则。《灵枢·阴阳系日月》云:“正月、二月、三月, 人气在左, 无刺左足之阳”“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人气在左, 无刺左足之阴”。气在十二经脉中运行时间不同, 故而所刺经脉也有不同。

4. 随四时变化而刺 基于整体观念, “天人相应”观点贯彻于针刺临床的全过程^[17]。故《内经》强调针刺治疗要“因时制宜”, 即根据四时变化确定针刺的经脉、穴位及深浅。《素问·诊要经终论》载:“春夏秋冬, 各有所刺, 法其所在”。《灵枢·终始》曰:“春气在毫毛……冬气在筋骨”。《灵枢·四时气》载:“四时之气, 各有所在, 灸刺之道, 得气穴为定……冬取井荥, 必深以留之”。根据四时变化, 调整针刺的经脉、穴位、深浅及留针时间, 是因时制宜治则的体现。《内经》列举了违背四时变化针刺可能产生的后果。《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指出:“春刺络脉, 血气外溢, 令人少气……冬刺肌肉, 阳气竭绝, 令人善忘”。

《内经》中蕴含丰富的时间学思想^[18]。基于《内经》四时理论, 选择合适的经脉、穴位和手法可以提高疗效, 也是针刺临床“整体观念”的体现。但基于时代背景下的认知限制, 加之后世部分医家随意推衍, 尽管基于时间层面的针刺变化和禁忌内容繁多冗杂, 但相当一部分指导原则在今已不再适用, 需要针灸医师审慎选用。

小结

《内经》中涉及刺前施术准备的论断较多, 具体从环境、精神、技能、诊察、手法、体质、情志、季节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 是对中医学辨证论治、因人而异及整体观念的体现。尽管由于古代解剖知识的不足和认知的受限, 书中对针刺前消毒的观点涉论不多, 一些观点和指导原则在今日使用时也存在局限, 但《内经》对做好针刺前施术准备的重视度之于现代针刺临床和针刺教育, 仍极富指导意义。此外, 在刺前穴位与针法的选择与忌宜的基础上, 《内经》首先强调医者要先“德”后

“行”, 富有仁心, 这足以体现其以“人”为贵的仁心仁术观念与思想内涵, 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 [1] 颜纯淳, 张永臣, 毛逸斐, 等.《黄帝内经》毫针刺法基本体系探讨.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0, 36(1): 5-10
- [2] 廖宇, 梁锐.从《黄帝内经》看道教医学中针刺时日禁忌.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9, 25(3): 347-349
- [3] 唐·王冰.注.黄帝内经.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3
- [4] 钱会南.《黄帝内经》人文关怀思想解读.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37(4): 1-3
- [5] 国峰宝, 马其南.《黄帝内经》医德文化的阐释及时代价值.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1, 34(12): 1609-1612
- [6] 赵玉婷, 邹伟.浅谈《黄帝内经》“凡将用针, 必先诊脉”.四川中医, 2018, 36(3): 34-36
- [7] 诸毅晖, 成词松.从《内经》看诊脉对针灸临证的指导作用.中国针灸, 2002, 21(1): 63-64
- [8] 郑雅芳.《黄帝内经》中针刺补泻原则与方法的研究.哈尔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06
- [9] 张国山, 刘密, 章海凤, 等.《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中针灸学术思想刍议.辽宁中医杂志, 2013, 40(10): 2012-2013
- [10] 焦琳, 陈日新.《黄帝内经》“九针之异, 各司其属”对针灸临床经络诊疗思路的启迪.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5): 2146-2149
- [11] 刘斌, 郭青丽, 苏晓川, 等.基于《灵枢》原文的九针形制分析.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11): 6654-6656
- [12] 李雪青, 石志敏.论针刺之深浅.中国针灸, 2015, 35(9): 913-916
- [13] 汪逸岚, 王彤.《黄帝内经》“天人相应”理论中的中医哲学内涵.中医学报, 2020, 35(10): 2101-2105
- [14] 王芳, 张贵锋, 刘耀崇.《黄帝内经》“揣穴”的作用.河南中医, 2018, 38(2): 192-194
- [15] 夏叶平, 潘毅, 黄水清, 等.天干地支在《黄帝内经》中的应用探析.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1(4): 668-670
- [16] 郝喜花.浅析《内经》月相及其变化对人体的影响.四川中医, 2014, 32(10): 18-19
- [17] 张兆星, 徐娇, 王瑞辉.针灸治疗体位选取现状.针刺研究, 2020, 45(11): 945-947
- [18] 孙瑶瑶, 鞠宝兆.论《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思想下的时序发病观.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5): 2459-2462

(收稿日期: 2022年9月7日)